

2020年樂山師範學院學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

敦煌寫本功德記輯釋

劉瑤瑤◎輯釋

· 成 都 ·
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



佛教的傳入對於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影響深遠，顯著的表現之一便是直接或間接催生了諸多新的文體樣式，敦煌功德記即為其中的典型代表。

『功德』一詞本指『功業和德行』，佛教借入後作為常用術語泛指從事『念佛、頌經、設齋、供養、佈施、修寺、建塔、造像』等善事。功德有大小輕重之分，諸善事中以造像最受佛家的推崇和鼓勵。佛教認為，佛像具有住持佛法的功能。在佛事活動中，僧俗信眾正是通過『觀像』才得以瞻禮，體味佛陀的體貌相好與佛國的莊嚴美妙，進而感悟佛心，淨化靈魂，消滅罪業而獲得福報。因此，『設像行道』成為佛家傳道弘法的基本方式。佛像既是一切佛教活動的中心，造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關於中國古代的造像，武樹善先生指出：『元魏以來，造像滋多。緣佛教初盛，於中國且干戈紛擾，迄無寧歲，故民人救死不惶，相率祈靈於佛氏，一家造一像，或數十家造一像。佛像之外，遍鑄邑子道士、曾祖、父母、兄弟、妻、嫂、子女姓名，以為國興、家祈、安謐之福。有或鑄於佛座佛背，或有序贊，或第姓名，固屬無聊之迷信，亦時輿地使。』南北朝時期，頻繁的戰亂導致民不聊生，困苦無依的民衆轉而向佛陀尋求精神上的慰藉。於是，造像之風盛行，一種專門記錄造像之事的題記便隨之出現。最初的題記皆附載於佛像的

台座或背部，一般僅記有造像時間、造像者身份以及所發願辭等極為簡略的內容。隨著造像題記的大量創作，其內容不斷豐富，逐漸形成了以散文體式述及造像時間、造像者身份、造像動機、造像題材、佛像名稱、發願物件、所發願辭等較為固定的內容，並最終發展出獨立的造像碑記。

由於地理環境、地質條件以及傳統建築風格等方面的顯著差異，佛教造像在中國的南北方形成了各自的特點。南方採取寺廟造像的方式，北方則繼承了古印度『石窟寺』的傳統，即在造像之初，預先選擇適宜的山體崖壁開掘出佛像容身的洞窟，由此形成了集開窟、造像和彩繪於一體的石窟造像藝術風格。敦煌是古代河西地區的佛教文化中心，其開窟造像活動自前秦建元二年（三六六）起，經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鶻、西夏和元等十一個時代而延續不衰，故而迄今仍保留著全世界規模最宏大、歷時最久遠、內容最豐富、保存最完整的石窟造像藝術寶庫。不僅如此，開鑿洞窟需要耗費大量的人財物力，遠非普通民衆所能負擔，因此，敦煌石窟基本都由歷代的地方大族籌措完成。尤其是晚唐以來，爲了祈獲開窟造像的巨大福報，敦煌大族在掌控開窟造像活動的同時，往往憑藉其權勢和社會影響力將所造之窟據爲本家族的『家窟』，妄圖使之成爲子孫後代累世揚威于敦煌的依託和象徵。勒刻石碑是敦煌自古即有的傳統，每造一窟必要豎碑記事，而對『家窟』之主而言，所豎之碑自然就成爲其炫耀家族史跡、彰顯家族權威的名片。衆所周知，一種文體的形成、發展和演變總是離不開特定的社會文化需求。開窟造像本是純粹的佛教信仰實踐活動，卻因敦煌大族的一己私

欲而摻雜了世俗的功利色彩。於是，原本以記事爲主的造像碑記中加入了大量宣揚家族歷史和家族成員事蹟的世俗內容，其宗教色彩陡然弱化，進而演變爲以記功爲主的『功德記碑』。

在敦煌大族壟斷『石窟寺』之外，基層鄉里的社邑組織或家庭單元則會在宅地或耕地上修建一些相對簡易的小型佛堂、佛塔或佛龕等，內供佛像，以便百姓日常修行禮佛之用。因此，敦煌文獻中還保留了許多記載基層民衆從事佛教營建活動的功德記。較之敦煌大族的鴻篇巨制，這些功德記通常篇幅短小，由於沒有贅述家族歷史之需，故在內容和體制上較好地傳承了造像碑記的寫作特點。所不同的是，這些功德記所記之事不再局限於單純的造像，舉凡修建佛塔、佛堂、佛龕，繕補塑像、彩繪，乃至於維修佛教建築的梁棟、門樓、兩廊等皆有反映。

敦煌本功德記文書是敦煌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爲一種實用文體，敦煌功德記較爲全面地記載了晚唐五代時期敦煌各階層從事開窟造像等佛教營建活動的真實面貌，其內容涉及中古敦煌的政治、經濟、宗教、民俗、世家大族、民族關係以及石窟考古、佛教藝術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於研究中國古代佛教以及中古敦煌的社會生活都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



一、本書收錄敦煌寫本功德記文書皆輯自敦煌出土文獻及文物，原件分別藏於中、英、法、日、俄等國家圖書館及博物館，此據原件縮微膠卷或照片校錄，未見真迹者則盡可能參考前人已發表的錄本校錄。

二、本書輯錄的每件文書均標明了出處及原編號，說明出處時使用通用的中文縮寫詞和英文縮寫詞。如：

斯(S) 倫敦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斯坦因(Aurel Stein)編號

伯(P) 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伯希和(Paul Pelliot)編號

IX 俄羅斯聯邦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遺書編號

北圖 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編號


三、本書收錄的每件文書包括標題、錄文、題解及校記等內容。文書標題一般采用原編目者和前人所加標題。題解內容主要描述了原卷的面貌，文書寫於正面或反面，卷面有無殘損，字迹是否清晰，文書行數及每行大約的字數，何人做過校錄等。校記主要針對原卷情況對疑難字句進行了校證。限於篇幅，大量校勘內容只做出推斷結

論而未詳細舉證。

四、本書在輯錄過程中，如遇常見異體字及俗字徑行改錄爲所通行之繁體字；其古寫簡體字與今寫簡體字相同者照錄，錯別字照錄，校記中注出本字；原文筆誤及筆畫增減，徑行改正；行書、草書能改寫現代通行楷體者改寫之。

五、原文書寫本斷裂，凡能直接綴合者，即行綴合，但在文書標題下標明出處及原編號。

六、所輯錄文書中確定有缺文的，根據缺文位置，用（前缺）、（中缺）、（後缺）表示。

七、文書原件缺字，用□表示，確知缺幾個字，用幾個□表示；不確知缺幾個字時，用  表示。

八、文書原文有修改符號的，錄文只錄修改後的文字；原文有倒勾號的，一律改正；原文有塗抹號的，能確定爲作廢的，不錄。不能斷定的，照錄，校記裏加以說明。

九、凡文書原文有脫文時加（）號，能據意推補者直接填入，不能補出者則填□以待補，注於錄文之後；凡文書原文有衍文，均保留原狀，在衍文內容上加（）號，校記裏加以說明。

目錄



社邑於當坊蘭若塑釋伽牟尼等像記	一
天福拾肆年八月廿二日歸義軍節度使曹某建窟簷記	三
大唐沙洲釋門索法律義辯和尚修功德記碑	四
李庭光功德碑	一二
唐沙洲龍興寺上座馬德勝和尚岩泉創修功德記	一六
造釋伽像功德讚	一九
敕河西節度使兵部尚書張公德政碑	二一
比丘福惠等十六人造佛窟約	二七
大唐玄宗皇帝問勝光法師而造開元寺	二八
唐天復元年十二月十八日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	三〇
某氏造窟上梁文	三二
董保德佛事功德頌（一）	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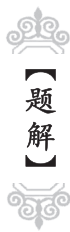
董保德佛事功德頌(二)	三
修建精藍功德記	四一
河西節度使司空造佛窟功德記	四三
敦煌鄉信士賢者張安三父子敬造佛堂功德記	四六
創建伽藍功德并序	四八
張淮深造窟功德碑	五一
己未年正月十五日沙門道真三界寺造諸功德記	五七
大唐李府君修功德碑記	五九
某令公重修開元寺功德記	六二
大唐沙州釋門索法律義辯和尚修功德記碑	六三
李君莫高窟佛龕碑并序	六六
修佛堂功德文	七四
觀音院主釋道真修龕句并序	七六
莫高窟再修功德記	七九
大番敕尚書令賜大瑟告身起律心聖光寺功德頌	八二
建佛堂門樓文	八五
社人修窟功德記	八八
敦煌社人平誦子等宕泉建窟功德記	九〇

莫高窟素畫功德讚文	九二
報恩吉祥窟記	九四
創於城東第一渠莊新造佛堂一所功德記并序	九八
河西節度使尚書曹議金造窟功德文	一〇〇
報恩寺開溫室浴僧記	一〇三
孟受中界先祖莊西□□蘭若功德記	一〇五
結社修窟功德記	一〇七
某氏建三龕功德記	一一〇
長興元年河西都僧統依宕泉建龕一所上梁文	一一三
孟授上祖莊上浮圖功德記并序	一一七
本居宅西壁上建龕功德銘	一二一
河西節度使司空造大窟功德記	一二三
於當居創造佛刹功德記	一二七
都押衙鑄大龕功德記	一二九
莫高窟功德記	一三一
大唐隴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記	一三四
張淮深造窟功德碑	一三九
河西節度使尚書修大窟功德記	一四四

吐蕃論董勃藏重修伽藍功德記	一四七
某氏修窟并諸佛事功德記	一五〇
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記	一五二
光启三年五月十日文坊巷社肆貳家創修私佛塔記	一五六
修文坊巷社再緝上祖蘭若標畫兩廊大聖功德讚并序	一五七
右軍衛十將使孔公浮圖功德銘并序	一五九
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陰處士修功德記	一六四
陰處士碑	一七二
隴西李家先代碑記	一七九
大唐宗子隴西李氏再修功德記碑	一八一
翟家碑	一八八
吳僧統碑	一九三
沙州釋門索法律窟銘	一九八
張潛建和尚修龕功德記	二〇四
社邑修功德記	二〇六

社邑於當坊蘭若塑釋伽牟尼等像記（斯四七四）

夫玉毫騰相，超十地以孤猶；金色流暉，誇萬靈如獨出^(一)。權機妙用，拔朽宅之迷途；感應遐通，道愜衢（成）之或侶^(二)。歸依者苦原必盡，回向者樂果其深。大哉法王，名言所不測矣。厥今橫開月殿，廣豎真場，有誰施作？時則有三官社衆等，於當坊蘭若內塑釋伽牟尼佛并二菩薩阿難迦葉二金剛神等一坐。先奉爲龍天八部，擁社稷而堅牢；次爲我使主尚書，長登寶位福慶貞祥；三爲合邑保願平安之福會也^(三)。合邑人等，盡是高門勝族，玉塞英猶；信義滿於鄉閭，意氣超於群黨，其佛乃相好嚴身，暉流百億。造之者業或雲消^(四)，頂禮者塵羅霧卷，所以窮丹青之妙質，極畫飾神功；刁涂始就，四八之相宛然。甘髮殊暉，彌光耀於堂宇，莊嚴具之妙體。又持是福，次用莊嚴，合邑人等，爲願蕩千灾增萬福。



【題解】

本卷編號斯四七四，存文兩篇，正面、反面抄寫各一篇，此文於正面，反面爲《戊寅年三月十三日分付行象司便粟算會憑》。原文失題，《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后文簡稱《索引》）擬名爲《三寶社衆塑釋迦摩尼等佛像記》，寧可、郝春文在《敦煌社邑文書輯校》中擬名爲《社邑造佛像功德記抄》。原卷共十二行，行約二十六至二十九字不等，字迹清晰，無句隔，尾部疑似沒有抄完。此文

無紀年，但行文中提到『使主尚書』，据榮新江先生考證，在歸義軍時期，張氏有數位節度使稱過『尚書』，曹氏掌權後，僅有曹仁貴一人稱過尚書，因此本文的時限當在歸義軍張氏時期或曹氏之初。

【校記】

- (一) 誇，據文義，當作跨。
- (二) 成，衍字；或，當作惑。
- (三) 保，當作報。
- (四) 或，當作惑。

天福拾肆年八月廿二日歸義軍節度使曹某建窟簷記 (斯五一八)

維大漢天福拾肆年歲次丙午八月丁丑朔廿二日戊戌，敕河西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節度營田押蕃落等使、光祿大夫、特進檢校太傅、食邑壹阡戶食實封叁伯戶、譙郡開國侯曹某之世再建此簷記。



斯五一八是一份窟簷題梁底稿，此題梁為敦煌遺書中唯一的一件，行文中明確記載此窟簷為『再建』，說明五代以前在莫高窟建窟簷比較普遍。原卷抄於正面，首尾全，共八行，行約九字至十三字不等。字迹清晰可辨，無句隔。

大唐沙洲釋門索法律義辯和尚修功德記碑 (斯五三〇)

蓋乾運三光^(一)，羅太虛如著象。坤維八極，陶川岳以爲形。若乃至道幽玄，理出輪回之表。性相□□(無相)^(二)，叵允聖而能觀，然則拯拔樊籠^(三)，如來以乘時出現^(四)。隨楊誘迪，降法雨於大千^(五)。是以能寂之應西旋^(六)，騰蘭之風東扇^(七)。故使邪山匿曜，佛日舒光。人天莫不歸依^(八)，率土咸知戒定。則玉塞敦煌^(九)，鎮神沙而白淨。三危黑秀，刺石壁而泉飛。一帶長河，泛驚波而派潤。渥洼小海，獻天驥之龍媒。瑞草秀七淨之蓮台^(一〇)，慶雲呈無色之佳氣^(一一)。人馴儉約，風俗儒流；性惡工商，好生去煞；耽修十善，篤信三乘。唯忠孝而兩全，兼文武而雙美。多聞龍像，繼迹繁興。得道高僧，傳燈相次。總斯具美者^(一二)，其惟鉅鹿法律和尚歟。和尚俗姓索^(一三)，法號(義辯)^(一四)。其先商王帝甲之後，封子丹於京索間，因而氏焉。遠祖前漢太中大夫撫^(一五)，直諫飛龍，毀犯逆鱗之勢，趙周下獄^(一六)，撫恐被誅，以元鼎六年自鉅鹿南和徙居於流沙，子孫因家焉，遂爲敦煌人也。皇祖左金吾衛會州黃石府折冲都尉，諱奉珍。天寶之末，逆胡內侵，吐蕃乘危，敢犯邊境。旋泊大歷^(一七)，以漸猖狂；積日相持，連營不散。公誓雄心而禦捍，鐵石之志不移。全孤壘於三危，解重圍於百戰。策功茂實，賜信牒而光榮；好爵自縻，上帝聞其雅譽。皇考頓悟大乘賢者某乙^(一八)，英旄隼彥^(一九)，早慕幽貞。悟世榮之非堅，了浮生而走電。耕田鑿井，業南畝而投簪^(二〇)。鼓腹逍遙，力東皋而守分。詎謂白駒落西山之隙，青龍浩東注之波。懸蛇之疾俄侵，風樹之悲電及。山莊林野，無復經行之踪。淡水親交，永阻平生之會。春秋五十有六，以元和七年歲次壬辰某月□日終於釋教坊之私第^(二一)，以其月某日

葬於洪潤鄉圓佛圖渠東老師烽南原之禮也^(三二二)。亡兄，前任沙州坊城使，諱某乙^(三二三)。高情直節，毓著功名。權職蕃時，勝榮囊日。勤勞忠列，管轄有方。警候風煙，嚴更威突宿。故得邊方晏晏，郭郭懽懽；玉塞旁連，人稱緩帶。何圖哺西萱草，巨豁淪悲；異畝嘉禾，傷岐碎穗；美角先折，今夜即亡，春秋六十有三矣。故弟清政^(三二四)，禮樂名家，溫恭素質；一城領袖，六郡提綱。鏘鏘契君子之儀，濟濟有江泉之譽。共被之慈播美^(三二五)，同餐之惠馳芳。在原之德未申，陟崗之望俄軫。對其桃李，悲手足之長辭。念懷橘之年，痛連被而莫返^(三二六)。和尚（天）倫有三^(三二七)，和尚則當中子也^(三二八)。前沙州釋門都法律。應披法溜，智不虧於七覺。弱冠進具，積五百之修持。行孤峻而竹風清塞^(三二九)，戒月明而雪山皎淨。神閑心寂，言簡氣和。雲乘百川之陰，日照千江之水。白珪無玷，心印密傳。窮七祖之幽宗，示三乘之淳粹。趨庭則半城輜衆^(三三〇)，近訓乃數百俗徒。竟寸陰以澆籠^(三三一)，焚三明於暗室。設無遮之數供，味列八珍。惠難舍之資身，殷勤三寶。寫大乘之教藏，法施無窮。建寶刹於家隅，莊成紫磨。增修不倦，片善無遺。更鑿仙岩，鑄龕一所。召良工而樸琢，憑郢匠以崇成。竭房資而賞勞，罄三衣而務就。內龕素某佛某佛^(三三二)，素畫周遍^(三三三)。於是無勝慈尊，擬率兒而下降。多聞歡喜，對金色（以）熙怡^(三三四)。大士靈虛，排彩雲而霧集。神通護世，威振懼於邪魔。千佛分身，蓮花捧足。恩報則報四恩之至德，法華贊一乘之真正。十六觀門，對十二之上願。淨天启問，調御答以除疑問。無垢圻便，現白衣而助揚真化。雲樓架迴，聳顧崢嶸。登道連綿，勢侵雲漢。朱欄赫弈，環拱雕楹。紺窗映焜煌之寶扉，繡柱鏤盤龍而霞錯。溪芳忍草，林秀覺花。貞松垂萬歲之藤蘿，桂樹吐千春之媚色。多功既就，慶讚未容。示疾數旬，醫明無術，春秋七十有（六）^(三三五)。咸通十歲次

某年某月日終於金光明本居禪院^(三六)。門人擗踊，^(一)郡綴春^(三七)。宗族悲哀，痛丁酷罰。其日葬於莫高窟之禮也。其亡兄某官兼察侍御^(史)忠顛^(三八)，用冠三軍^(三九)，射穿七札，助收六郡，毗贊司空。爲前矛之爪牙，作后殿之耳目。飄風鳥陣，決勝先行。虎擲盤蛇，死無旋踵。誓腸絹於綠草，而不顧於生還；許國之稱己彰，政五涼而克復。駐軍神鳥，鎮守涼城。積祀累齡，長衝白刃。俄然枕疾，殂殆武威。嗚呼，少年不永其壽，小子有功將士。前河西節度虞候光祿大夫某乙^(四〇)，天資秀異，神假英靈。孝悌於家，忠盡於國。登鋒履刃^(四一)，猛氣超群，鉞辟攢鎗，先冲八陣。提戈從事，每立殊勛。葵心向陽，兢兢使主。奉元戎而歸闕，臣子之禮無虧。駕朔方被羈孤而日久。愿捉桑梓^(四二)，未遂本情。嘆四鳥之分飛，嗟手足而長旅。長子僧常振，天資爽悟，道鏡逾明，欽念三乘，凝心四諦^(四三)。上交下接，解營構而多方。倜儻出郡^(四四)，孝敬之懷望極^(四五)。助叔僧而修建，自始及終。愴失覆而孤榮，早虧恃怙。嗣隆故叔之願，誓畢殘功。克意崇成，忻然果就。求蒙彩筆，願勒碑銘。誠罕免於固辭^(四六)，粗云云而記述^(四七)。其詞曰：乾運三光，坤維八荒。含容萬象^(四八)，覆載無疆。死生^(四九)優優，九土茫茫。能仁出現，拔濟獐狷。教興西域，流化東方。率土歸依，宇宙禎祥^(五〇)。竟崇修兮浩浩，注法水兮滂滂。地善人純，厥土敦煌。將星文昌，越跨五涼。碩得高僧^(五一)，接踵連行。有鉅鹿兮貴族，則法兮當陽。宗枝濟濟，花萼鏘鏘^(五二)。三空在念，四攝恢張^(五三)。欲度愛河，預設浮囊。密傳心印，定惠戒香。遍修諸善，引導明強。鑄龕造窟，福祐皇王。千尊燦燦，百福穰穰。功成果就，寢疾宇床。醫明窮術，遷神坐亡。門人酷罰，宗族淒傷。厥有侄僧，能柔能剛。紹隆殘誓^(五四)，孝道名彰。繼成福祚，慶贊逾揚。志求珠綴，刻石於堂。既銘踪兮糟粕，寔地久兮天長^(五五)。



【題解】

本卷編號斯五三〇，無標題、撰寫人署名及撰寫時間，首尾完整，尾部三字續抄寫於卷子背面。《索引》擬命名《鉅鹿索法律和尚義辯墓志銘》，黃永武《敦煌寶藏》也採用《索引》命名。伯四六四〇和伯二〇二一均有此件抄本，應屬一件文書的不同抄本。伯四六四〇有原題，并注明唐悟真撰。鄭炳林先生在《敦煌碑銘讚集釋》中考證，此件當為咸通十年（八六九）索義辯修建十二窟的功德記碑文。原卷共七十行，行約二十六至三十四字不等，字迹清晰，行書，無句隔。以下的校記以斯五三〇為底本，參校伯四六四〇（甲本）。



【校記】

- （一）甲本此句前有標題與作者「沙洲釋門索法律窟銘，唐和尚作」。
- （二）性相，後有脫字，据甲本補「無相」。
- （三）樊籠，伯四六四〇作煩籠，誤。
- （四）以乘時，甲本脫。
- （五）法雨，伯四六四〇作法字，誤。
- （六）是以能寂之應西旋，唐代禪宗南頓、北漸兩派的代表人物慧能、普寂。

(七) 騰，迦葉摩騰；蘭，即竺法蘭。

(八) 不，甲本作伏，誤。

(九) 則，伯四六四〇脱。

(一〇) 瑞草，《敦煌古迹二十詠》：『三攢草詠：池草三攢別，能芳二月春，綠苔生水嫩，翠色出泥新。散舞餐花蝶，潛驚觸鈎鱗，芳菲觀不厭，留與待詩人。』

(一一) 慶雲呈無色之佳氣，伯二九六一《沙洲都尉府圖經》廿祥瑞記載：『日揚光，五色慶雲：右大周天授二年冬至日得支度崔振等狀稱，今日冬至卯時有五色雲扶日，闊一丈以上，其時大明，大校一倍以上，比至辰時，復有五色雲在日四邊抱日，光彩甚鮮，見在官人百姓同見，咸以為聖神皇帝陛下受命之符。刺史李無虧表奏：「謹檢《瑞應圖》曰：聖人在上，有大光，天下和平。又曰：天子孝，則景雲出遊。有人從己西己北己東來者皆云：諸處赦日，亦總見五色雲抱日。』』

(一二) 總，甲本作忽，誤。

(一三) 姓索，甲本脱。伯二六二五《敦煌名族志》記載：『索氏，右其先商帝甲封子丹於京索，因而氏焉。武王滅商，遷之於魯，封之為侯。秦滅六國，莊侯索番鉞仕，國除。漢武帝時，太中大夫索撫，丞相趙周直諫忤旨，徙邊，以元鼎六年從鉅鹿南和遷於敦煌。凡有二祖，號南索、北索。初，索撫在東，居鉅鹿之北，號為北索，至王莽天鳳三年，鳴開都尉索駿復西敦煌，駿在東，居鉅鹿之南，號為南索。莫知其長幼，咸累代官族。後漢有索嬭，明帝永平中為西域代已校尉，居高昌城。』

- (一四) 義辯，甲本脫。
- (一五) 撫，甲本作武撫。
- (一六) 周，甲本作同。
- (一七) 泊，當爲洎，據文義及甲本改。
- (一八) 皇考頓悟大乘賢者某乙，甲本作皇考頓大乘賢者諱定國。
- (一九) 英旄，伯二五二四《類書語對》人才篇曰：「英旄，言秀異也。」
- (二〇) 投簪，丟下固定頭髮的簪子，比喻棄官。陸機《應嘉賦》：「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
- (二一) 壬，甲本作甲，誤；某月日，甲本作三月十八日。
- (二二) 某月某日，甲本作某月廿五日。
- (二三) 某乙，甲本作清寧。
- (二四) 政，甲本作貞。
- (二五) 共被，伯二五二四《兄弟篇》：「共被，姜肱兄弟二人同被，及成長，以孝行著名。」
- (二六) 被，當作枝，據文義及甲本改。
- (二七) 天，據文義補。
- (二八) 則，甲本作即。
- (二九) 塞，甲本作寒。
- (三〇) 則，甲本脫。
- (三一) 澆籠，當作牢籠。

- (三二) 素，當作塑；龕，甲本無；某佛某佛某佛，甲本作并小佛。
- (三三) 素，當作塑。
- (三四) 以，據文義及甲本補。
- (三五) 六，據甲本補。
- (三六) 咸通十歲次某年某月日終於金光明本居禪院，甲本無此句。
- (三七) 一，據文義補；綴，當作輟。
- (三八) 兼，當作監；史，據文義補。
- (三九) 用，當作勇。
- (四〇) 前河西節度虞候光祿大夫某乙，甲本作押牙忠信。
- (四一) 履，甲本作利。
- (四二) 捉，據文義，當作投。
- (四三) 凝，甲本作疑；心，甲本作修。
- (四四) 郡，當作群，據文義及甲本。
- (四五) 望，當作罔。
- (四六) 於，甲本無。
- (四七) 云云，甲本作云。
- (四八) 容，甲本作隆。
- (四九) 死生，甲本作生死。

〔五〇〕宇宙，甲本作宙宇。

〔五一〕得，據文義，當作德。

〔五二〕鏘鏘，甲本作昌昌。

〔五三〕恢，甲本作愧。

〔五四〕紹，甲本作超。

〔五五〕今天長，接續抄寫於卷子背面。

室，長於喬梓之門，膺五百以稱賢，符九三而表德。志高雲月，氣列風霜。奉國忠貞，安邊效節。遂得名參列岳，任委專城。爲五等之諸侯，作九班之牧伯。至若致政調人之術，移風易俗之規。征勸并施，德刑兼設。莫不□□有□，□□同宜。示以威恩，濟以寬猛。間左霑其春露，豪右肅其秋霜。賤絲竹以非娛，貴名教而爲樂。由是奸回斂迹，囹圄空虛。草偃葉而從風，葵傾心而向日。火沉官燭，獨邁於巴祇；水酌貪水，有逾於吳隱。惠化光於五袴，盛德聞於兩岐。灾蝗遠過於郊垌，喧鵲絕聖於里閭^{二二}。停車決訟，驗朱博之高名；去職桂林，表胡威於清素。尤所謂立功立德，遺直遺愛者矣。加以翹誠慧覺，驚想淨因。思十號之玄宗，識三歸之正路。以榮姿茂實，爲無常之所吞；晟績鴻名，何有侍而（之）應住^{二三}。於是俗家心事，厭囂滓之恒情；物外煙霞，踐伊蘭之勝域。知偽誠朽閣之妙典，體兔角龜毛之大義。渾真俗忘是非，一筌蹄齊得喪。每日每月，造尊像而靡窮；或印或模計俱抵而不極。龍興、大雲之寺，齋堂、梵宇之中，布千佛而咸周，禮六時而莫怠。又以班條務隙，洗沐余閑，戮力於三乘，息心於萬事。率諸僚屬，結駟連鑣，或遊鸚鵡之林，時拜芙蓉之塔。因屆於莫高，赴靈岩之伽藍，申虔謁也。公謂諸官曰：萬里勝邑，地帶鳴沙、三峽，遠邊境鄰昌海，爲東井之巨防，作西般之咽喉；然此山峒，功德無量。與公等敬造一窟，垂裕千齡。締良緣於□□□□。□□□於無間之地。匪直見前後采，爭（下文缺）

【題解】

本卷編號斯一五二三，僅存碑文的前半部分，無撰寫人署名及撰寫題記，今敦煌莫高窟並沒有保存下來相應的碑。據馬德先生考證，此碑文撰寫的時間大概在公元六九九到七四一年之間，上博四十號殘文十八行是《李庭光功德碑》抄本的一部分，兩部分正好可以相接，兩卷合并為四十三行，行約二十五至三十三字不等，字迹工整。

【校記】

- (一) 據前後文義當補「大唐通」。
- (二) 據序文記載李庭光結銜，此處所殘文字應為「兼豆廬軍使上柱國」。
- (三) 莫高靈岩佛窟，即莫高窟。
- (四) 廖，當作寥；惻，當作測。
- (五) 塊軋，漫無邊際貌。
- (六) 琯，當作管。
- (七) 忽，當作惚。
- (八) 蜜，當作密。

(九) 刑，當作形。

(一〇) 素，當作塑。

(一一) 曾，當作層。

(一二) 閑，當作閭。

(一三) 之，當作衍字。